

“WJ”行动

依 然 编



群众出版社

“WJ” 行 动

依 然 编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93号

“WJ”行动

依 然 编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5千字

1992年 6 月第 1 版 1992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0787-8/I·239 定价：4.30 元

印数：00001—12000册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反映武警战士反暴力行动的纪实作品。当面对那些狡诈残忍、顽固暴虐、罪行累累的持枪潜逃、行凶杀人、抢劫银行、越狱逃跑等各种犯罪分子时，他们怀着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社会除害的崇高责任感，带着愤懑的心情，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表现了武警官兵不畏强暴，舍身忘死的精神。起伏跌宕，动人心魄，本书所选的文章，每篇都是一个真实而生动的故事，每篇都是一曲无私和无畏的凯歌。

目 录

囚车，开往大漠深处·····	范步春（1）
芦荡枪声·····	刘 轩（10）
黄河桥上的枪声·····	别庆林（18）
阳光下的罪恶·····	刘宗银（29）
血溅龙年爆竹声·····	伍 戈（64）
“黑虎”毁灭记·····	潘仕明（76）
远山的枪声·····	照 春（90）
持枪逃亡者·····	王敬源 萧潇（98）
枪声，在居民区响起·····	陈淀国（107）
格登山作证·····	董黎明 田邢（124）
“WJ”行动·····	傅月琳（136）
西部边境追捕纪实·····	董黎明（157）
“金钟罩铁布衫”·····	依 然（175）
血染金库·····	李晓伟 白文华（185）
月儿圆了的时候·····	刘秉荣（199）
蚂蚁村的战斗·····	明绍泉（208）
追击越狱犯·····	草 春（215）
苍山之魂·····	郝敬堂（222）
歹徒的克星·····	祝 宏（238）

囚车，开往大漠深处

范步春

时间：一九八四年初夏。

地点：乌鲁木齐市文光火车站。

随着进站列车一声长鸣的汽笛，两发信号弹腾空而起。日出前迷濛的夜空，突然张开一双红色的眼睛，给荷枪实弹守候在站台上的武警战士披上一身橙红色的光晕。

几百名长途跋涉的辽宁调犯，手提简单的随身用品，灰塌塌地从各节车厢涌出，汇成一股黑色的浊流，循着两道橄榄绿色的堤坝缓缓蠕动，被导入几十辆囚车之中。

从这一刻开始，这一支奇特的车队，将沿着举世闻名的古丝道，驶向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

担负新疆境内长途押解的任务十分艰巨。

作战会议通宵达旦。

指挥员们严肃的面容，使人不难预见他们和他们率领的部队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幅员辽阔，东西长一千九百多公里，南北最宽处达一千五百多公里，其面积比欧洲最大的国家法国还要大三倍多。部队的押解路线，最长往返行程五千四百多公里，需时二十天；最短往返行程也有两千三百多公里，

需时十天，沿途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多变，几百里不见人烟。

如何搞好生活保障？

如何保证通讯联络？

如何确保途中不跑一个犯人，安全抵达劳改场所？

当指挥员们殚思竭虑制订作战方案的时候，部队也做好了临战准备。决心书、请战书雪片一般飞到指导员们手中。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向，请组织上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这是超期服役的老战士的心声。

“武警部队天天在打仗，这一点病怎么能不参加战斗呢？”这是坚决要求带病参战的呼喊。

指战员们有的中断休假，有的推迟婚期，有的撇下卧病的亲人……巨大的向心力使部队迅速进入最佳临战状态。

王晓庆，一位年轻的司务长，当部队领受任务时，他正在卫生队住院。臀部两个疖肿溃烂，折磨得他坐卧两难，寝食不安。可是，一听说有重要任务，他二话没说，立即办好出院手续。刚刚归队就赶上出发，王晓庆揣上四千块钱，乘坐拉着犯人行李打前站的东风车，说是乘坐，其实，他哪里敢落座哟！只能跪在又闷又热的驾驶室里一任颠簸。脓血把军裤和皮肉沾在一起，车一颠就撕裂般的疼痛。到了宿营地，还要跑前跑后联系食宿，准备好车队第二天带在路上吃的干粮……这种情形不是持续几小时，也不是持续几天，而是一直持续到任务完成。但是，他一声没吭，战友们几乎全被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带队的政治部副主任正巧遇上卫生员为他换药，才目睹两个能够伸进手指去的深深的创口。

战士之所以称为战士，就是因为他能比常人承担更大的压力，更多的痛苦。但是，战士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呵，对于痛苦的感受力，他们无异于任何人。正因为如此，王晓庆的硬劲才更显得难能可贵。不过，他只是这支橄榄绿色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事后评功受奖时，囿于名额有限，他甚至没有立功。因为他是党员，是干部，理应有更高的要求。

这批自诩为“东北虎”的犯人，大多是重刑犯，监狱里的坏中之坏，反改造尖子。打架不要命，杀人不眨眼，强奸、抢劫无恶不作。

果然，一个罪犯在火车上秘密串联了十几个人，预谋组织暴动。

二

东戈壁之夜。

这是即将踏上征途的押解车队在乌鲁木齐羁留的最后一夜。

明天，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车队将以警车为前导，威严齐整地横穿市区。这支由指挥车、火力车、行李车、囚车组成的车队，以及车上英姿勃发的武警战士和脸色灰败的内地囚犯都会给这座西北名城的群众留下长久而深刻的印象。

已经是春末夏初时分了，这一夜却是风雪交加，令人称奇。

哨兵沐着骤寒，在房顶上临时搭起的岗楼中俯瞰警戒。下面，犯人以区队为单位，一百五十人到二百人住在一间工房里。由于是临时关押点，所以，只在工房前面突击挖出一个土坑权当厕所。不知是因为时差，还是温差，更可能是惶

惶然不可终夜。上厕所的犯人此来彼往，络绎不绝。

“咱们还不错，走到哪儿都有人警卫，连上厕所都有人站岗！”这是想激怒哨兵。

“班长，这是什么地方？离城有多远？”这是想打探情况。

“你们也辛苦呵！比我们还受罪。我们还能睡在房子里。”这是政治攻心。可别小看这些阶下囚，到底是社会主义土壤中滋生的杂草，深谙政治攻势的威力。

哨兵周玉尊岿然不为所动。作为入伍近三年的老兵，他清楚犯人的伎俩。犯人使尽浑身解数，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挑逗哨兵答话。一来可以摸摸虚实，二来可以寻隙挑起事端，破坏押解行动。

不要以为保持沉默是一件易事，刚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谁没点血气？谁甘心受辱？更何况是堂堂武警战士忍受犯人的侮辱！

当一些犯人公然对着哨兵撒尿时，这位来自河南的刚强汉子感到全身的热血都冲上头部，食指下意识地扣住了扳机，只要指节稍微用力，子弹就会挟着他愤怒的吼声倾泄而出……但是，没有枪声，没有吼声，部队长期而又严格养成的纪律，使他在刹那间克制住了强烈的感情冲动。

不知是哨兵那居高临下的姿态，还是哨兵在沉默中透出的凛然正气，使得犯人们明白了，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随之而来的静寂既突兀，又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直到这时，周玉尊才发现自己那双训练有素的手竟在微微地颤抖。也正是在这时，他才感受到胜利所带来的自信与骄傲。这胜利不仅相对于寻衅的犯人，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战胜

了自己。即使前途艰险，关山重重，他都相信自己有力量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这一夜，无论对哨兵还是对囚犯，都是一个漫长的失眠之夜。

三

三天行进。

车队经过“蒸沙烁石燃虏云”的吐鲁番盆地，翻越“刺破青天铎未残”的天山山脉，傍晚时分，抵达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龟兹古国所在地——位于天山南麓的库车。阿克苏支队的内卫参谋早已率众在此接应。

根据部署，车队每到一地，都会得到有力的援手，都会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合力。

临时关押点是库车县边缘一处废弃不用的小工厂。红砖红瓦，布局极象北京的四合院，只在西北角开一个可容一辆大卡车通过的大门。为了预防犯人逃跑，无论向外开的窗户，还是向院内开的窗户，一律用砖块砌死。

晚饭后，阿克苏支队的战士接替远道而来的战友，担负起当晚的警戒任务。

夜，那样静谧。静得不自然，让人不安。

指战员们都已沉入梦乡，只有报话员还在强睁倦眼，抓紧时间给蓄电池充电。

他们实在太累了。

第一天宿营在托克逊，突然发生停电事故，警戒区陷入一片黑暗，犯人乘机同室操戈。由于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监狱，一个监狱就形成一个团伙，争强斗狠，打得你死我活。

部队立即加强警戒，管教干部也及时进屋制止，尽管如此，第二天早晨仍有犯人吊着胳膊上车。

第二天，车队横跨天山。犯人还是燥动不止，特别是车队经过城镇时，他们不顾劝阻，拼命对着路边观望的群众又喊又叫。宿营时验车，发现一部囚车上的铁栏杆已被犯人拉断了。

今晚，这些“东北虎”为什么如此安静？！

凌晨，哨兵黄新奇站大门岗。一个四十多岁的汉族妇女，提着一只鼓鼓的手提袋，出示了工作人员证，走进院子。黄新奇知道，这是专管给犯人送水送饭的工人。只见那女人提着包直奔厕所，出来时却两手空空。黄新奇感到蹊跷，不由得提高了警惕。

不一会儿，那女人又接连进出厕所，由于山墙遮住视线，黄新奇无法看见那女人做什么。根据规章，武警负责外围警戒，不能进入院内同犯人接触，而此时附近又没有管教干部，黄新奇只能干着急。

幸好不多一会儿，就有一位管教干部路过门口，黄新奇立即报告了刚才的可疑情况。管教干部一听，转身蹿入厕所，旋即提着包走了出来。原来，包里都是瓶装白酒，那女人利欲熏心，不顾禁令和后果，以二十元一瓶的高价将酒卖给犯人。

我们虽然不能把犯人闹事完全归罪于几瓶白酒，但是，酒能乱性，酒能壮胆，酗酒同闹事往往不无联系。在那个女人蘸着唾沫数钱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她的贪心给自己，给他人（包括犯人），带来了怎样不堪的后果。

早饭时间到了。饭菜送进去后，犯人说，萝卜太淡了，

不能吃！炊事员重新加盐送进去，犯人又说，萝卜太咸了，没法吃！最后，公然宣称“萝卜在我们东北是喂猪的，我们不吃！”——犯人集体绝食了！

出发时间到了。管教干部要求犯人一个队一个队地按顺序上车。犯人赖在屋里，无人响应。

管教干部分别进入临时监号，犯人们扒下堵窗户的砖拿在手里，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

管教干部不得已退了出来，犯人立即搬桌子堵上房门，同管教干部谈判。

“我们判冤了，给我们平反！”

“判刑不公，量刑不准都可以依法上诉！”

“不给我们改正，我们坚决不走！”

谈判陷入僵局。

电波飞向乌鲁木齐。

部队依照应急方案，迅速进入预定位置，重新部署了火力。

管教干部全部到院外商量对策。

风云突变！上午十点钟左右，几个带头闹事的犯人撬开堵窗户的砖头，跳到院内，在犯人的鼓噪声中，拧开一个个门锁，顿时，几百名犯人象受惊的野牛，呼啦啦涌到院内。

咔嚓！一个个火力点子弹上膛，机关枪，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目标！

空气颤抖着，紧张的象要炸开！

绝不能让犯人逃跑，这些穷凶极恶的重刑犯即使跑掉一个，也会带来极大后患。

为了防止犯人抢夺武器，管教干部只带一根电警棍，冒

险进入院内，分割犯人，强行装车，可是乱众我寡，管教干部一进入院内，立刻陷入犯人的围攻之中。

一个犯人脱光衣服，在水桶里蘸了一下，全身滑不留手地和管教干部打在一处；

几个犯人两手抓着砖头围打一名管教干部，一砖头正打在管教干部的太阳穴上……情况万分危急！

啪！啪！枪声响了！武警战士全力掩护管教干部撤退。一名战士冲进院内，一个勾踢，踢倒一个犯人，救出受伤的管教干部。其余众人乘着犯人愣神的当儿，摆脱纠缠，全身而退。

武力解决没能奏效。

演我们的拿手戏——发动政治攻势。大喇叭对准了院子里的乌合之众。

四个小时之后，上级有关部门的指示来了：

一、这次事件以预谋暴乱处理；

二、犯人马上进入房屋，以门窗为警戒线，出了门窗，就地击毙；

三、马上向犯人传达。

高音喇叭响亮地播出了三点指示。

犯人沉默片刻，无可奈何地退回各自的监房。他们明白，面对强大的专政机器，他们是多么的渺小。

威严齐整的车队出发了，下一站是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南疆重镇——库尔勒。

四

库尔勒，在维吾尔语中是张望或眺望的意思。

这几天，在库尔勒通往喀什的公路上，常常看到一个老人，翘首张望，一站就是好半天，他在等什么呢？他在等他的儿子。

李如意，1983年从库尔勒入伍，几次执行押解任务，三过家门而不入。有熟人看见他，告诉了他的家人。为了见见离家一年多的儿子，老人已经等了好几天了。

押解车队来了！老远就听到了尖厉的警笛声。车队辗动公路上厚厚的浮土，好象施放了烟幕弹，在老人眼前罩上一层烟幕。老人竭力睁大眼睛，在飞驰而过的车队中徒劳地搜寻，他没能看见，没能看见在头一辆车上，他那脸上晒脱了皮，嘴唇干裂出血的儿子，向他投注的，深情的注目礼。

前面就是沙漠，老天变脸了！是沙暴！天边一片昏黄，那昏黄的前部象龙头一样旋着扑来，后面是奔腾的千军万马。刹时间，车队被笼罩在飞砂走石之中。

是走？是停？

继续前进，弄不好会陷入沙坑；停滞不前，可能被突然落下的沙子将车队全部埋葬。

“继续前进，超过风区就没事了。”指挥员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车队一寸一寸地顶着沙暴前进，车前灯打开，能见度也超不过十米。担任观察哨的维吾尔族战士买买提，眼睛充血了，脸部被石头打得又青又肿，但他始终坚守岗位，没有向车篷中退缩半步。

不出指挥员所料，二十分钟后，车队终于通过了风区，回首张望，一个庞大的沙柱急速旋转着，被远远甩在车后。

芦 荡 枪 声

刘 轩

也许是为了逃避那赤烈骄阳的炙烤，也许是它内心中那阵难以名状的无限的悲伤，那一根根、一束束、一丛丛挺拔青翠的芦苇，无力地卷缩起疲惫的本来伸展着的叶片，任头顶上那洁白的纷纷场扬的芦花在你脚面上不住的飘洒。那罪恶的枪声，那从一个年轻的生命的胸膛里奔涌出来的殷红的血，令生灵啼泪，使万物皆悲。于是，这茫茫无际的苇塘变成了一片血红。红的地，红的水，红的苇，红的花……

一

唐山市某学校的大门紧闭着。在夜幕中，它更显得十分宁静。它是培养人材的摇篮。然而，在这个摇篮里忽然蹦出了邪恶和残暴。凌晨四时许，那罪恶的手枪张开了血淋淋的大口，“砰”的一声，一位教师惨死在他亲自教过，而且头天晚上还在谆谆教导的他的学生刘志强的枪下。

传达室的老师傅被惊醒了，他慌慌张张地跑出来，“砰”，刘志强又开一枪。老师傅不明不白地也倒在一片血泊中。

校园震惊了，师生们震惊了。刘志强在一片嘈杂慌乱之中，驾上摩托，惶惶地冲出校门。

冲出了市区，刘志强的心平静了几分，他眼前出现了那老师威严目光——“你私开摩托，违犯校规，今晚写出书面

检查，明天在全班检讨。”“你总是跟我过不去。”刘志强在心里说。他躺在床上，手里摆弄着枪，“干脆，给他来点厉害的。”刘志强提着手枪，找到老师：“要检查没有，可子弹一发就够你吃了！”老师怒火中烧，严厉喝斥道：“把枪放下！”并步步逼进刘志强。当他退到房门口的时候，竟真的扣动了扳机。

夜幕降临，刘志强驾驶着一辆摩托车闯进郊外的一个小院。“公安局的，给点吃的！”这哪里是讨要，分明是在命令。他遇到了阻拦。“他妈的，都跟我过不去，叫你也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砰”，枪响了。“不好了，杀人了！”“叫你喊！”“砰”又是一枪，又一个人倒下。刘志强这个丧心病狂的暴徒，此时就如同一条红了眼的野兽，他走到哪里，哪里就留下了他的残暴、他的野蛮。他向粮种场的两位师傅开枪以后，又点燃了一堆干柴。望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他发出几声狞笑，又跨上了摩托。粮种场，又增加了一个用以迷惑人们视线的纵火作案现场。

二

唐山市公安局。共和国最高保安机构公安部。

热线电话、传真机、印刷厂。都在紧张工作。

唐山市公安局报告：刘犯携带手枪一支、子弹数十发向京津方向逃窜。公安部指示：堵卡缉拿，决不让刘犯窜入京津两地！坐在武警天津总队指挥室里的首长拿起电话：

“二支队、三支队、机动大队……”

“目标：汉沽大桥、东堤头大桥、潘庄、杨北公路……”

数不清有多少个橄榄绿的身影，不知道编制了多少个堵卡小组，一辆辆的摩托，晃动着警灯，向唐山通往天津、北

京的各个路口、各座桥梁。像一张网，像一堵墙。

刘犯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吗？他能越过这钢铁般的封锁线吗？先听听战士的诉说——

刘德明，87年从山东入伍，机动大队防暴队战士。山东人的高大体魄，山东人的豪爽性格。他是最有发言权的，遗憾的是他不能再说了，确切地说是在堵卡的第二天中午他就不能说了，他已经永远永远地被刘志强夺去了说话的权利。但是，在他倒下之前，他还是对战友们说了：

“跨上摩托以后，我的心直跳，不是害怕，我从不害怕，是激动。自从到了咱防暴队那天，我就想把整天都练的拳脚施展施展，最好是跟个罪犯，当然要能立个功更好，那可是真光荣。咱是从老区来的，得对得起父老乡亲！”

“到了东堤头大桥，开始检查。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双排座卡车，因为上级通报刘犯已换了一辆拦截的双排座卡车。当然，其它车也没放过。太阳晒得脸上直冒油，肚子饿得咕咕叫。这倒没什么，最令人扫兴的是整整盘查了一天，也没见到通缉令上说的‘眉毛较重、嘴唇较厚’的家伙。”

“天一黑，蚊子比太阳还厉害，大的象个苍蝇，白翅膀，长肚子，我们的处境够惨的。不过，尽管堵卡非常艰苦，大伙儿却非常警惕，因为罪犯很可能夜里通过封锁线……”

真的被刘德明言中了。刘志强的行动果然选择了夜里。在战士们堵卡设伏的时候，刘犯已经进入了天津市北塘的一片茫茫无际的芦苇塘中。凌晨，他开始出动了。

三

农场的早晨似乎比市区来的要晚。已经是6点30分了，